

过年的流水诗景

清晨，漫步在乡村。暖阳之下，河面上水烟清幽朦胧、柔美、光亮、暖和随风扑面。虽是深冬，树林依然郁葱葱，偶有几张枯叶飘逸，也不影响深冬和春天的距离越来越近；河岸上瓯柑已经采摘，也不影响瓯柑香气余韵袅袅；或许是春天近了，或许是瓯柑韵味依旧，或许是暖阳温馨林子，鸟鸣清脆有序。就纯粹鸟鸣而言，它言情奔放、大大方方、洋洋洒洒，犹如母亲召唤、犹如情人思念、犹如游子寄托。我相信这是特定的空间与时间坐标，乡村与河流，风光与人间烟火漫卷。毫无疑问，我如此坚定地描述眼中景色实为铺垫故乡年味，确定故乡的年关就是一幅山水画。

大寒已过，等待着下一年的第一个节气立春。远处田野翻土晒着冬日的太阳，一切为即将来临的春耕准备。这一段的时间可数，确实是一道迎春的诗卷，如同冬日下田野的留白，散发出预留的希望、播种、发芽、成熟、丰收、庆祝，这段过程恰恰是来自于儿时的生活记忆。

的确，农村的冬天就是时光留白，家家户户开始在留白中写上年味。大寒抑或是小寒开始，母亲们择日扫舍，名曰“掸新”，又叫“换新”。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，全家出动，上至橡瓦下乞沟渎，角角落落；家里的各种用具，到穿的、盖的都要洗涤干净。至傍晚留在房舍岁月里的斑斑驳驳因为掸新而消失，屋檐上雕刻着的人、物再次活灵活现。掸新迎来了旧貌新颜，有了透亮安详踏实的幸福。夕阳照耀焕然一新，房屋静谧、辉煌，触及到内心生机，是强烈的成就感，以及对幸福的满足。如今，回望远处高楼大厦，肯定是那时候的期待。

在乡村循河道一圈，且行且走，听朝阳下鸟声啾啾，看霞光破穿云雾。不知不觉步入古桥，再次回望审视冬日之下的村庄。它如水、诗意、纯朴、传统、踏实，它是流传千年的《诗经》真诚、简洁、音乐性是“诗中画、画中诗”。乡村冬天的画面如此纯朴，一排排酱油肉，一条条鳗鲞干，一只只酱油鸭、酱油鸡在写意的冬日，落在阳光里耀眼、温暖，这写实的诗意是环抱太阳香的幸福，乡村为年关保存着古老的丝竹意韵。

几时当下，母亲应该还要准备做香脆的炒米和年糕。年糕是很普遍，而家乡的炒米却是独有的。做炒米首先要准备好优质糯米，在水里浸泡半天后去水、晾干。入蒸笼蒸熟，糯米饭搅松，让米粒独立，倒到竹簟上晒干。等待年前几天，父亲邀请师傅到家里加工炒米。具体的加工方法是：热锅将石英砂烧得滚烫，将糯米干倒入搅拌，糯米干遇热膨胀成米花；第二步，铁锅烧开水，将麦芽糖熬成糖浆，倒入米花快速搅和，再倒到涂有菜油的可拆卸木盒里，用木制圆形滚筒碾压成行，冷却，用刀切片装入铁皮箱备用。我总以为做炒米是最有想象力的诗，它历经水的浸泡，火热的蒸笼，遇热膨胀，油锅的煎熬过程，最



□苏德来

终成为美味食品；这一切如水，如火，是纯朴，土的掉渣，洋的喜人事物，在年关里表现着农村人对于美好的创造。

假如年关备年货是父母写的诗，除夕和正月就是喜人的话剧，它是俗事相互结合的情景剧。它的背景是红彤彤的舞台，话剧的人物老老少少，它的背景音乐是笑声，是鞭炮声，是歌声，是丝竹之音。

除夕，父亲如往年一样写对联，内容无非是“辞旧迎新”之类的话语，是祝福，是祈求美好生活。邻居羡慕，父亲好事乐意帮助邻居写上几幅，孩子看了他写对联以为骄傲。不过，父亲说爷爷的毛笔字才写好，得到爷爷书法真传的是伯父们。孩子不关心这些只想哪一年我要写上几幅。

夕阳西下，家里开始年夜饭……

散步在深冬的阳光下，被眼前这条莫名河畔宁静、清澈、明丽、丰沛感动，耳麦响起起阿卡贝拉的《There For You》歌声如绿波、闪亮、缠绵仿佛是天际朱玉敲击着灵魂。几时的除夕夜，在鞭炮声中入梦，唤醒少年的不是公鸡的鸣叫，不是鞭炮的吵杂，也不是父母的叫声，是“卖技”的人声合唱让我在梦中张开惺忪的双眼。所谓的“卖技”民国《平阳县志》称，在江南“元旦之夕，土人联袂入人家，编造俚词高声朗唱，谓之‘卖技’，连三宵而止”。

初一子时，门外一声唱响“新春开腔大运来，唐王钦赐贺新年。出门顺风遇财宝，回家万金杏满红。”接着和声起“脚踏门台八字开，一班技郎请进来，正月本是正月景，步入门台万事兴。”声音粗犷、真诚、纯真，父母亲听到“卖技”开大门，坐在大厅听，孩子在床上听。也就是卖技的人声合唱，我听到了《高机与吴三春》《三国演义》《封神榜》，在卖技者的声音中，小说中的人物有形、有神，活灵活现地在耳中奔跑、翻滚、起伏大概是“听声类形”的道理吧。

卖技者的歌声如水、如火、动魄、自然美好，如今回忆心中欣喜无比。第一次接触到现代无伴奏音乐，查资料明白它来源于欧洲中世纪的教堂，显然卖技的无伴奏合唱要早得多。古代流传唱本有唱词“卖技不是小弟新选匣（来），唐明皇先师留传到如今。唐明皇卖技充粮草，小弟卖技当点心。”可见我国无伴奏合唱源于唐朝，而且唐明皇是卖技者的祖师爷。

今天，暖风似春风，吻上我的脸，春天要来了。远处杜鹃鸣啼，想起李白《宣城见杜鹃》“蜀国曾闻子规鸟，宣城还见杜鹃花。一叫一回肠一断，三春三月忆三巴。”人生飘零江湖，少年时代的闹花灯、马灯戏、舞花龙、滚狮子已经消失在历史记忆里，但故乡的老父亲、老母亲眼里定然有我少年道不完的年味。

戴上口罩回乡，那里一草一花、一鸟一兽、一点一滴都有我的欣喜；戴上口罩在除夕之夜，放一大串鞭炮赶走年兽。

初一拜年

□张亚凌

把自己塑成啥就是啥了？

大队人马从大堂伯家出来后，再按年龄大小去爷爷辈家里，磕头，请安。直到本家健在的长辈都拜完了，才分散开来，各自去自己能骗得来的同龄人家。父亲在巷子里颇受敬重，我们家来人不断，他都没空去别人家。

母亲会敦促哥哥们去巷子里大伯大妈叔叔婶婶家转转，说你俩是小辈，邻里乡亲的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不管平日里说话多少，交往多少，都要有礼数。

大年初一也有很尴尬的人家。家家户户都准备了招待的东西等乡亲邻里来。多数人家是简单的爆米花、炒红薯片、棋子豆、几个红枣，过得好点的人家会放进炒花生、核桃，也只有富裕的或有人吃公粮的人家才放几颗糖。总有几户门可罗雀，几乎没人进，都是日子过成筛子底，被人瞧不起的。即便是这样的人家，母亲也叫哥哥们进去转转。也不知图个啥，我曾问过母亲，她说图个心安。

的确安心，巷子里失盗，庄稼地被糟践，我们家从没遇到过。

或许大年初一走家串户去拜年，拜的也是一份相互的尊重吧。

那些年那些事儿

初一拜年

□张亚凌

把自己塑成啥就是啥了？

大队人马从大堂伯家出来后，再按年龄大小去爷爷辈家里，磕头，请安。直到本家健在的长辈都拜完了，才分散开来，各自去自己能骗得来的同龄人家。父亲在巷子里颇受敬重，我们家来人不断，他都没空去别人家。

母亲会敦促哥哥们去巷子里大伯大妈叔叔婶婶家转转，说你俩是小辈，邻里乡亲的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不管平日里说话多少，交往多少，都要有礼数。

大年初一也有很尴尬的人家。家家户户都准备了招待的东西等乡亲邻里来。多数人家是简单的爆米花、炒红薯片、棋子豆、几个红枣，过得好点的人家会放进炒花生、核桃，也只有富裕的或有人吃公粮的人家才放几颗糖。总有几户门可罗雀，几乎没人进，都是日子过成筛子底，被人瞧不起的。即便是这样的人家，母亲也叫哥哥们进去转转。也不知图个啥，我曾问过母亲，她说图个心安。

的确安心，巷子里失盗，庄稼地被糟践，我们家从没遇到过。

或许大年初一走家串户去拜年，拜的也是一份相互的尊重吧。